

最新我要看空谷幽兰 空谷幽兰读后感 字(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我要看空谷幽兰篇一

这是难得的一本揭示隐士文化的书。难得的是作者是一个外国人，更难得的是他的中文（包括古文）非常好，比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要懂中国文化。隐士是我国古代一帮特殊群体，他们内心坚定，意志强大，目标明确；他们中既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没什么文化的山里人，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但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全部都幽居在崇山峻岭之中，特意的隔绝一切人际交往，独立出人类社会。本书作者不辞辛苦，亲身游历这些人迹罕至之处寻访此类隐士，并记录下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一部分思想状态。这些都是以平叙的写法记叙，没有作者的评论和思考，也许作者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告诉世界有这么一类人吧。看完这本书并没有让我对隐士文化产生更深入的了解。我所知道的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清高范儿为特征的隐士人群依然和我认为的一样——要么假清高要么蠢清高，最后一种真的高...而第二种隐士——宗教隐士，则依然是不懂。他们的目的，他们的世界观，是什么让他们具有如此虔诚的信仰，统统依旧是迷。所以读完这书基本就是跟着作者去了趟名山大川，却可惜并没有和隐士们有深入的交流。当然我这辈子都是不会去寻找隐士的，因为太苦了。

所以正如隐士们说的那样：无法持戒就无法静心，不能静心就不能修行，不能修行自然也不可能开悟或者飞升了。但我若都不知道修行的目的，我又怎么会选择走这条路呢？特别

是这条路如此的艰苦并且还可能会走不通。

我要看空谷幽兰篇二

读罢《空谷幽兰》，掩卷沉思，书如其名，笔淡然，如潺潺流水一般娓娓道作者一路寻访到的中国隐士，确切地说，是终南一带的隐士，因为作者溯本追源，发现终南自古便是隐士们喜爱的清幽修行之地，如今亦是，作者便将其作为寻访重点。

书中记录了作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路寻访到的很多位隐士，有修道者，有修佛者，也有佛道兼修者。这些隐士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不识字的修行者，也有北大毕业后开始修行的人……虽然他们修行的法门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他们都住在远离红尘，人迹罕至的深老林，坚定毕生修行的信念，寻找人生的解脱之道，他们就是终南空谷中的幽兰。

“隐士”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词，中国人已经不相信还有什么隐士存在，但天真的老外却对此不死心，比尔·波特便是不死心的一位，他于1972年离开美国到中国台湾，在一座寺院中生活，他这样描述：“天亮之前就起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让比尔·波特对隐士这种生活方式感兴趣的原因是他的生活与他对隐士的想象，他这样想：“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嚣外，靠着月光、芋头过活，除了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

从神农架到秦岭，作者一路走、一路停、一路思考，他几乎

对遇到的每一座道观或寺庙都作了详细的考察。通过与这些修行者的交谈阐释道的意义。然而这些道观或寺庙中的修行人，修行之路却困难重重。因为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很多寺院或道观被政府统一规划管制，且还有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的管辖，身在其中，想自由修行很难，想安静修行更难。为了能够更本地了解隐士，作者把目光转向了那些在大深处能够自由修行的隐士。为了见到这些隐士，他有时会一连走上几个小时，有时还会遇到野兽，有时必须翻越极其艰险的路，如华之上垂直九十度的攀岩……但是他从没有停下寻访的脚步，像那些修行人一样，一直在求道的路上。他虚心向每一位隐士问道，并切实关心他们的生活身体状况。这些修行者与波特交谈的内容主要是生活方式，自己的经历，对道的理解。有些人的理解简单而透彻。

作者在书中记录了多位隐士心中对道法、佛法的认识。有个叫宝胜的和尚讲：“真修行的人太少了。至于我自己，我不怎么修行。我晚上打坐，白天干杂活儿。我只是在照管这座庙。”这是得道之人所说的话。

另一位修行者说：“万法同，万法同理，万法归一，无论走什么样的修行道路，只要保持一念正觉，当下就是净土。”

陈世杰道长这样谈修道：“当人们努力去寻找道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道。他们混淆了有和无，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修德（美德，精神力量），德包括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我们的想法。真正的德导致真正的道。但是大多数人修的不是真正的德。他们修炼的是神通和心念，于是我们以为他们得道了。但是他们错了。修习真正的德不是要去掉所有的神通和念头，像一个婴儿一样，无看而看，无听而听，无知而知。首先你要修德，道自然就了。”这是我听过最好也最透彻的对修道的说法。

在中国，这些修行者们，生活清朴，物质要求极为简单，他们志在修行，严守戒律。事实上，西方也有隐居这种生活方

式，美国自然学的作者们比如梭罗、惠特曼、巴勒斯、缪尔、奥斯汀、艾比、迪拉德等都有过隐居的生活。他们提倡去接近自然，经历自然，融于自然，并将这种与自然同生长的生活方式记录下，写就了如《瓦尔登湖》、《少雨的土地》、《汀克溪的朝圣者》、《新鲜的土地》、《日光》、《自然之道》、《鸟与树》、《叶与蔓》等等著作。他们既是作家，也是农夫，最著名的莫过于巴勒斯的“间石屋”，惠特曼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巴勒斯掌握了一门真正的艺术——那种不去刻意追求，顺其自然的成功艺术。”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发明家爱迪生、汽车大王福特、诗人惠特曼均过他的“间石屋”做客。“间石屋”几乎成了十九世纪美国自然学的象征符号。巴勒斯去世后，美国设立了巴勒斯纪念协会，“间石屋”更是被作为国家历史遗产受到保护。

可以看出，东西方隐士既有相似，亦有区别。相似之处在于对繁华尘世的厌倦，不喜欢过社交过于频繁、打理杂事的生活；此外，都热爱水、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生活与修身之道，这个自然不仅是作为对象的大自然，也是“自己本这样”的自然，自然运行之道。这些隐士们心都很安静，所需要生活物资极少。用比尔·波特在书中的开篇说，是这样的：“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上垦荒……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之烟霞□□fsir□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当然，西方当代的隐士更为务实和通融，他们不拒绝名声，有的甚至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并利用这些声誉去做影响社会的公益性事业。比如爱默生、巴勒斯、利奥波德等，这些隐士们还把自己的隐居生活写成书籍，如《瓦尔登湖》、《醒的森林》、《夏日走过间》、《沙乡年鉴》等，成为北美出色的自然学的传世名著。

或许可以说，东西方的隐士以接近自然，严守戒律的相似行为探索和寻求生命本真的道法，但是他们将各自的体验又以

完全别样的路径予以传递。

在工业社会，隐居已是一种“奢侈的清贫”。这种清贫不是缺少的清贫，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省略，是万千繁华只取一朵的审美，是回归内心宁静的智慧。是一种用减法甚至除法去过的生活。它的奢侈在于不是增加，而是减少。

对于现代人而言，隐更多的是一种心境，就如安妮宝贝在序言中所言，“对于城市中的人说，置身滚滚红尘浪滔天，每天面对无数欲望颠沛，若能保持自持修行的坚韧，遵循品德和良知，洁净恩慈，并以此化成心里一朵清香简单的兰花，即使不置身于幽深僻静的谷，也能自留出一片清净天地。”

我要看空谷幽兰篇三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

作者沿着终南山—华山—太白山，寻访在深山中的隐士。作为无神论者，每次遇到寺庙道观，我自然是不上香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心不诚，但是依然尊敬这些修行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从没有对错，有人追逐名利就有人清心寡欲，没必要效仿谁，也不需要夸贬，你只需要知道你真心需要的是什么就好。

有人说过选择信佛信道的人都有逃避心态，可能是我见过的假信徒太多，让我对佛道有种抵触感。这本书的内容确实让我对佛道，修行人有很大的改观和更深的了解。

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很难想象深山老林里的修行生活之艰苦，看到书中很多位大师，为了不受人们的打扰往搬到更深的山里去住，路途艰险，生活艰苦，真的很动容。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的很少，穿的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我要看空谷幽兰篇四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寻找传说中的.隐士，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

这是缘！

中华文化是一种神传文化！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是追寻智慧，追寻解脱的！

文化基因决定，中国人有隐士梦！

修道，就是为了寻找本性，开悟！

甚是喜欢王维的这首《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我要看空谷幽兰篇五

读的不用心，不敢妄评，只是略微记一下书的大概内容：

看完了《空谷幽兰》和《禅的行囊》这两本书，如果我把它们说成是两本别开生面的旅游指南，不知道这样评论是不是对，一本是讲述隐藏在深山的道士，一本是讲述住着和尚的寺庙，作者的讲述很是幽默，历史和当今衔接的毫无缝隙，一个外国人，对古代的故事了解的那么多，真真的是让人佩服。

感觉禅和道都是很深奥的，那些类似于文言文的文字——甚至比文言文更让人不知所云，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读，慢慢的理解。

我去过的寺院不多，很早以前去过少林寺，去只是单纯的去爬山，现在对少林寺已没有了任何的印象。

去过开封的相国寺，寺院里游客甚多，香火旺盛，寺院里的和尚诵经念佛，好像只是为了让游客拍照，摆摆样子而已，呵呵，我这样说似乎对一心向佛的师父们有点不敬了。

对于修行的人，我很想知道他们最后的开悟，悟到了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禅师说的“吃茶去”，悟性高的人就会醍醐顿开，还有那沾花一笑，哎呀，不懂不懂，真是太深奥了，总是看的一头雾水。

这尘世，我们看透了，便是看透了，我们看开了，也便是看开了，而禅和道却是我无法深入的神秘世界，也许这就是无缘吧。

莫要笑我写的这不伦不类的'文字，我也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